云丘山土屋赏月记

熊召政

儿时读白居易的诗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便生了不少的遐想。月牙儿挂在天上，背景是闪闪熠熠的星河，让我相信天上一定有神仙居住。后来又读到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便觉得弯月的意境实在是超过了满月。大团圆是人人都喜欢的结果，但世间凡得圆满者，无不得了理趣而少了情趣。我说的情趣，是指那种思亲而不得见、思乡而归不得的人，面对异乡的风花雪月，发一点孤独的感叹。白居易写那首诗的时候，是在驿店里，李白的那首诗写在行舟上。在清冷的月色下，他们山一程水一程地赶路，我想，他们不是为了什么诗和远方，而是被动地浪迹天涯。

此刻，我也沐着异地的月色，这异地是临汾市襄宁县境内的云丘山，小地名叫康家坪。我来的那一天是八月初八，很遗憾，没凑上九月初三。但获得的感受，与白诗人倒也庶几近之。

午饭后从太原开车出城，到山上已临薄暮。晚霞淡处，但见山影参差，林木清疏。在吕梁山脉中，云丘山的绿植可谓丰富，但比之南方，仍觉少了葳蕤，减了泉韵。黄河流域的山，春无啼鹃，亦无归燕，山中住客少了许多。所喜空气澄明，鸟鸣更幽。

歇了车，走进友人安排的住处，这是若干村居小院中的一座，直名土屋。小院里有一座茶亭、一架秋千、一树藤花、一盘石碾、几只矮凳。茶亭之侧，有一道篱笆，里面是小小的药圃。被这些陈设所围拥的土屋，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有一间敞开的厨房，一间客厅兼饭厅，一间卧室，一间盥洗室。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去，二楼只是一间带卫生间的主卧。进屋时，暮色已经很重了，用最原始的拉线开关扯亮电灯，光线黯淡。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像回到了童年，我哮喘的祖父带着痰响的咳嗽声，母亲在灶间忙碌的身影，父亲一声不吭吸着劣质纸烟的样子，以及我想看书却找不到一盏稍稍明亮的灯等等。记忆像父亲手中的烟头，时明时暗。

这样的土屋是我童年的家，如果不是重新走了进来，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记忆一旦被唤醒，脑子里立刻就山洪暴发了。弟子要为我摊开行李，我说不忙，外面月色这么好，先出去赏月吧。

山最好看的时候，一是云起时，二是月起时。云不能是乌云，它一来整座山就没了；月也不能是满月，清辉朗照，山就失了朦胧。八月初八的月亮与九月初三的月亮差不多，都是上弦月。赏这样的月亮，容易产生好奇与悲悯。好奇的是，这样的半轮会如期变成一轮吗？如果恰好那天下雨，等了一年的中秋赏月不就泡汤了吗？这么一想，悲悯心就出来了。有饼无月，青肠纠结；有人无月，情何以堪。

小院里的茶亭，的确是赏月的佳处。月不在当头，茶亭的茅草顶没遮住它。茶亭处有一棵不算高大的核桃树，月牙儿从树隙中筛下的柔光，如一絮轻霜，敷在粗重的山枣木茶桌面上，桌面不甚平展，霜色也显得厚薄不匀。

弟子带来了陈年的生普，好像产自易武山，我喜欢的口味。

品茶时，有弟子问：“老师，您为何说半月比满月好呢？”另一位弟子抢答：“因为满月俗，半月雅嘛。”我纠正他说：月儿盈亏，无关俗雅。喜欢满月的人，惜福；喜欢半月的人，重情。李白何等的灵醒，他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他知道月色之下，古今一体。李白诗中的月，有圆也有缺。另一位唐诗人徐凝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赞的是扬州的满月之夜，成了千古名句。全世界的诗人都赞美月亮，但写得最好的、最传神的，当数中国的唐宋诗人。举酒对月，持茶向月，骨肉流离望月，情人欢聚赏月，每一种状态都是人之至情，都传递着中国人的豪爽与缱绻。

餐事蕴含着乡愁，我不敢认为这是自己的发现，然而这确实是我的一种感受。

人不能不吃饭，是因为吃饭能为身体提供生命所需要的营养。一日不吃饭，人觉得饿，三日不吃饭，人感觉晕，七日不吃饭，人是会死的。大约基于此，郦食其才说：“民以食为天。”

不难理解，一方水土生一方菜蔬，产一方谷物，孳一方羶荤。一方水土，也就烹调一方肴馔，形成一方口味。乡愁有七窍，而口味则是乡愁之大穴。

一个人流寓于外，碰到老家的饭，服飧一顿，将骤解乡愁。当然，用了老家的饭，又没有品出老家的口味，反倒加重了乡愁，似乎也是会发生的。一个人想老家了，往往是想故乡的饭了，想故乡的饭的唯一口味了。可以推测，曾经居湖泽之人，乡愁会在一条鲜鱼，曾经栖草原之人，乡愁会在一只烤羊，曾经长于重庆，乡愁会在鸡公煲，曾经长于成都，乡愁会在豆花馆，天津在煎饼果子，沈阳在白肉血肠，兰州在甜醅，太原在剔尖，洛阳在胡辣汤，济南在草包包子。

饭与乡愁

朱 鸿

实际上一个人在某地住了几年，吃了那里的饭，并培养了某种特别的口味，一旦离开，也是难免要想那里的。那里的街道、建筑、草木或落日的景象，也会时时不觉浮现其脑海吧！

我是陕西人，非常清楚在异地羁旅久了，便会想牛羊肉泡馍、锅盔牙子、荞面饸饹、肉夹馍，或是扯面、揪面及臊子面。

不过我忘不了的，是母亲做的蒜苗炒鸡蛋面片。她擀的面片不薄，也不厚，不软，也不硬，不宽，也不窄。不过这也并无什么奇异的骄傲，因为老家的妇女一般都能擀面片，关键是我母亲会用一个小铁勺，饪得一份香气四溢的蒜苗炒鸡蛋。她先捣一个鸡蛋，搅拌如汁，盛一碗，切两根蒜苗，放一碟，再给小铁勺倒几滴油，置于灶膛的火上。见微微冒气，便撒蒜苗于小铁勺，激灵之间，举筷搅几下，接着倒进鸡蛋液，轻松一翻、两翻、三翻。香气顿涌，蒜苗炒鸡蛋就熟了。面条煮妥，以其覆之，遂是我始终热爱的蒜苗炒鸡蛋面片。

此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饭，我的珍馐，似皇帝所用的馨膳。那时候，院子很安静，少陵原的天很蓝。

现在，我常常念起老家，念起母亲做的蒜苗炒鸡蛋面片。可惜桑梓易手，我已经没有了老家，也没有了母亲。乡愁一旦丧失了落地的黄壤、院子或屋檐，它便只能随风而飘。或藏之于心，守口不诉吧！

王谢堂前燕

叶国威

“《家变》中的怪文字有的地方是文不文，白不白，看到最别扭的地方，我自然不免要停下来推敲推敲，后来我索性不管文字的变化了，因为我急欲了解的，是它的人物，它的动作，这样一来，这些怪文字对我来说就有些视若无睹。”林海音先生如此评说。

我买的初版《家变》，是和逸华到高雄参加余光中先生的告别式后，在茉莉二手书店的书架上随手一拿，标签写着“初版斑损溃痕$210”。价钱便宜是其次，主要是这一本王文兴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历岁44年已难找难求得。

王文兴在1966年6月18日开始动笔写《家变》，至1972年费时七年才完稿，随后于同年9月至1973年2月连载于《中外文学》第一卷四期至一卷九期。1973年4月由环宇出版社正式出版，然这一本初版早已绝迹江湖，继而流通至广的是1978年洪范书店印行的版本。

由于《家变》的文字造句异于平常的使用习惯，李欧梵说：“他的语言有时候故意制造出一个距离……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王文兴的语言，然后呢，你不然就慢慢慢慢地让他的语言把你带进他自己的世界里面，要不然呢，这个语言就故意把你赶出去……”因为王文兴试图创新语句，用英文、注音等，呈现一种新的语言节调，不走平熟套路。然文字句太创新，一时不好懂，故在我读着初版，手边还置着洪范印的第八版，当某些句子重复阅读依旧感到困惑时，便翻阅对照，确定是作者故意创造的语句文字，或是初版校对排版的失误，试图遵照他的指示“慢慢阅读”，了解王文兴的思路语言。王文兴说：“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失败尽在文字。”他已经成功了。

王文兴书中写的范家楼房，其实是他小时候居住的台北同安街始段的日式木屋，只是作者把两层的木屋在小说中建构成只有一层的平房。而“这幢房屋已甚古旧，显露出居住的人已许久未整饰它：木板的颜色已变成暗黑。”这就是后来在2002年台大城乡所的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这座木造的房舍原来是日据时期的“纪州庵”。可惜在1996年一场无名火中将原纪州庵本馆三层楼完全烧毁，1998年东侧别馆也遇祝融而尽毁，仅存离屋。由于“纪州庵”有着一段不凡的历史，在2004年被定为市古迹，重新修治开放，从此成为一个文学地标，像余光中先生新诗集《太阳点名》在这儿发表，《创世纪诗刊》60周年纪念在这儿举办……我第一次见王文兴先生也在这儿，他还应我所请在他的传记影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的光盘和书上签名。

及2021年11月6日的午后，白先勇先生也在纪州庵举办《台北人》五十周年精装典藏版新书座谈会暨签书会，白先生84岁了，名望又高，自然座无虚席。这一本短篇小说是在1971年由他和弟弟白先敬创办的“晨钟出版社”初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晨钟销路最好的一部书。在书的扉页上白先生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它揭示了整部小说的主轴，欧阳子的序言中就说得更明白，认为书中人物有两大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离家时尚年轻，在台湾地区居住十数二十年后，不是中年人就是老年人；二是他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这过去的重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几年前我曾看了曹瑞原导演改编自白先生的《一把青》，爱情故事凄美，战争带来的不幸伤痛，不是一时可以平复，也许就因为心中有爱，在那乱离的日子里才有勇气活下去。如今的台北与白先生当年的台北相差整整半个世纪，人面固然全非，那桃花也不依旧，木做的日式房舍因为年久失修，风雨虫害，倒的倒拆的拆。西式独幢洋房也随着城市发展而成了高楼大厦。尹公馆不再了，尹雪艳老去了，唯有白先勇总也不老。

数九寒冬，从哪天数起？

韩可胜

俗话说，热在三伏，冷在三九。冷中之最，大概率出现在“三九”。从一九数到“九九”，合称“数九”，其过程从严冬到春暖花开。“数九歌”，也叫“九九歌”，是我爸爸教给我的第一首“唐诗”——我小时候把所有诗歌都叫作“唐诗”：“一九二九不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河沿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各地都是口口相传，版本大同小异。

数九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人说从冬至开始，不能说一点依据没有。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梁朝学者宗懔到荆楚为官，用轻松朴实的文笔记下当地的岁时节令、风物人情，这就是《荆楚岁时记》。书中写道：“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这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九在冬至后”“冬至后入九”的说法相同。但是，如果说“九”从冬至那天开始“数”，其实是不准确的。

经过不断地积累和总结，中国人对气候的观测和记录越来越精细化，慢慢固定下来，“九”从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开始“数”，九天为一个九，九九八十一，冬天过去，春耕春种开始。其中“三九”常常最为寒冷，所以有“三九寒冬”“三九严寒”的说法，有一首《红梅赞》，是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歌曲之一，“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非常提神提气。

那么什么是“壬日”呢？就是干支纪日逢到“壬”的日子。古代历法用干支纪年和纪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地支”。依次搭配，六十循环。从“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开始，到“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结束。“壬”属天干，“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都是“壬日”，每十天出现一次。2020年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是12月25日，“壬寅”日。2021年冬至后的第一个“壬日”是12月30日，“壬子”日。这两年“数九”起始日期不相同。所以，数九，确实是在冬至后，但具体的日子是不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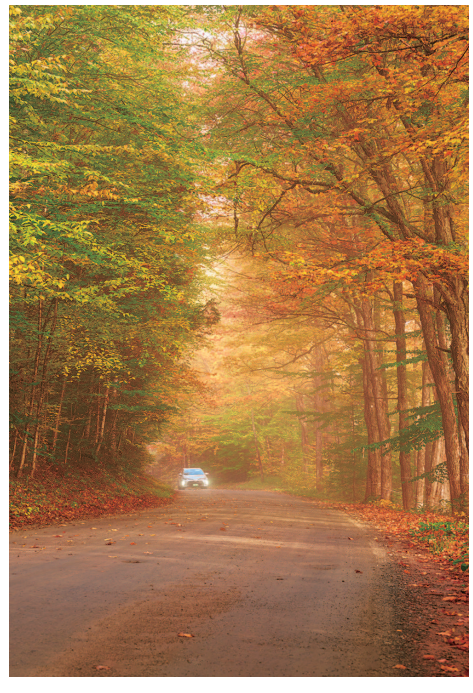
从壬日开始数九，最冷的大寒节气一般在“三九”，如果从冬至就开始数九，今年的大寒，都到了“四九”，显然与“三九严寒”的说法不符合了。为什么现在有人从冬至当天“数九”？最重要的原因是干支纪年已经很少用、干支纪日基本不用，所以“数”起来麻烦。而从冬至开始数九，比较简便，反正全民小康，加上气候变暖，现在人对寒冷也不那么敏感了。

文人喜欢玩游戏，在冬天“画九”和“写九”。“画九”多半是画一枝素梅，八十一个花瓣，每天涂满一个花瓣。“写九”是写九个空心字，每个字都是九个笔画，每天涂一个笔画。画、字都是八十一天涂完。画基本上都是梅花，字的选择就多了，可以根据心中所思所想所盼找出九个都是九笔画的字，造出一个句子。

历经九九八十一天，桃红柳绿，春天又归来。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修成正果。这两个事情，其实内核都是中国人的辩证法，从曲折中通往坦途，从黑暗中走向光明。

家门口的风景

张 廷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把家门口的风景留待最后走不动的时候去，趁现在还能走尽量远行。”出于同理，我搬到新英格兰三十年，却始终不曾深入细致地去欣赏这里举世闻名的秋色。

今年疫情变化得扑朔迷离，为规避风险我取消了秋季所有赴欧摄影计划，正愁如何打发这空暇时间，一天忽然收到朋友信息：“老师你组织一个美东秋摄团吧，我报名。”

这提醒了我：何不趁此空闲把这里的秋色做个完美的记录？旋即我便动身勘察路线，精心制定秋摄计划，并召集团员。

待到秋色正浓时团员们如约来到波士顿向着深秋出发，第一站：佛蒙特，美东地区秋色最美之所在。然而当我们到达预定的拍摄点时浓雾深锁，大家顿时茫然不知所措。我一边要求团员耐心等待，一边心中思考着到哪里才能更好地利用云开雾散的瞬间拍摄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场景。

两个小时过后，随着日出温度升高，水汽也渐渐蒸腾，我带领大家赶到山中，但见蜿蜒的小路上薄雾轻漫，阳光透过树林的缝隙给晨雾镀上了淡淡金粉，朦胧中缓缓驶来一辆小车，人们不由得按下快门。